

上海大亨



杜月笙

张浦林

黄金荣

沈寂著

学林出版社

SHANGHAI DAHENG



90256169



SHANGHAI DAHENG

上海大亨

沈寂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大亨/沈寂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68-180-9

I. 上... II. 沈... III. ①黄金荣—生平事迹②杜月笙—生平事迹③张啸林—生平事迹 IV. 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282 号

上海大亨



作者——沈 寂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市青年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2.5

字 数——35 万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68 - 180 - 9/K · 9

定 价——28.00 元

目 录

写不尽的大上海 代序

柯 灵

1. 捕快世家·····	3
2. 黄金荣的童年·····	9
3. 裱画店小学徒·····	14
4. 城隍庙听青帮史·····	21
5. 十里洋场怪现象·····	27
6. 法租界当巡捕·····	34
7. 结拜弟兄·····	39
8. 一件件疑案·····	43
9. 桂生姐·····	48
10. 重回上海滩·····	58
11. “禁烟”怪剧·····	64
12. 杜月笙其人·····	71
13. 大亨显身手·····	80
14. 落难的贵客·····	91
15. 小八股党·····	99
16. 抢土、运土、卖土·····	106
17. 黑吃黑·····	110
18. 来了张啸林·····	117
19. 双荣抢美·····	123



20. 抱牌位成亲	129
21. 大亨与公子火并	136
22. 忘恩负义	141
23. 悲惨的婚姻	148
24. 黄金荣无功受禄	154
25. 露兰春失踪	156
26. 人财两失	163
27. 场面、体面、情面	170
28. 一文一武	176
29. 血溅南京路	181
30. 三人不是一条心	189
31. 脚踏两只船	196
32. 虎狼成群	205
33. “四·一二”大屠杀	212
34. 公报私仇	220
35. 强盗扮书生	227
36. 第四次成亲	235
37. 争航运夺码头	245
38. 一场闹剧	248
39. 争夺“大世界”	259
40. 插足电影圈	270
41. 砸报馆 杀记者	276
42. 狼吞虎咽	283
43. 各走各的路	296
44. 泄露“密约”	305
45. 血腥的孤岛	311
46. 好汉不吃眼前亏	320
47. 来往“阴阳界”	324

48. 五子登科	334
49. 选举和做寿	343
50. 梨园冬皇的绝唱	356
51. 儿子坐牢	364
52. 再见，上海滩	373
53. 在香港的日子里	379
54. 大亨的末日	387

写不尽的大上海

——代序

柯灵

在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大都会行列中，没有比用罌粟花开埠的上海更色彩斑斓，更引人注目的了。这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会合点，古代和现代的会合点，新与旧、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会合点。上海又是浩荡汹涌的人海，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三教九流的会合点。全世界的大小国家，几乎没有一国的人没到过上海。孙中山、毛泽东、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胡适、吴昌硕、梅兰芳，直至“红都女皇”江青，都在上海活动和生活过。上海产生过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直至林黛玉等“花国四大金刚”，穿过黄马褂的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太子太保赫德、跷脚的地产大王沙逊爵士、面团团的犹太大富翁哈同，都在上海发迹，神秘的洋和尚照空，也曾在上海大显身手。罗素、泰戈尔、肖伯纳、卓别林、乃至主演《月宫宝盒》的武侠明星范朋克，都曾上海短期作客。……上海的故事说不完，就像去世不久的美国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的：“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上海租界史，是中国现代史的窥视孔。它整整经历了荒诞错乱、纸醉金迷、刀光剑影、天旋地转的一百年。十里洋场留给文学创作的，还是个未经开掘的矿藏，上海史研究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旧时铺叙上海的小说、笔记、竹枝洞，很多已从尘封的旧书库里清理出来，重新印行。不少作家回过头来，开始为已经消逝的十里洋场绣像。30年代已很活跃的漫画家胡考，晚年改作国画，还写了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上海滩》，沈寂写了《大亨》、《大班》、《金钱世界——大世界传奇》，程乃珊写了《金融家》。王安忆、沈树棻似也有所作。我孤陋寡闻，肯定还有不少耳目所未及的。改



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上海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城市改造，抚今追昔，不是回光返照，也不是怀旧情结，而正是一种新的上海抒情。

柯灵：《为十里洋场绣像》

1993年12月12日

（本文系为台湾从四十至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小说研讨会而作）

1. 捕快世家

上海在春秋时属吴，是个沿海的渔村，也是吴越两国争霸的古战场。到了宋朝，因海船云集，便在这里置市舶提举司^①，属华亭县，管辖外来船舶。明朝嘉靖年间，因倭寇横行海上，松江知府开城筑垣，3个月内造成周围仅四里的县城。清朝时，县城开始繁荣富庶，由十条小巷的小邑，发展成大小街巷六十多条。既有太平街、张家路等大道，又有肇家浜、方浜等河流，而上海县城的东南一隅，以城隍庙为中心，人口稠密，市井喧闹，商业繁华，店多成市，人们便将该区称为“南市”。自从西方国家把上海大部分土地开辟租界后，南市成为由清廷管辖的“中国地界”。

清同治年间，肇家浜西侧的漕河泾，还是一片无人主管的荒地，只有几户人家住在简陋草房里，种菜为生。某年，有一个姓黄的男子汉，带了妻子儿女，自苏州到上海来投亲，住在姊姊家里。一家4口，屋小挤不下，就在旁边空地上搭造一间瓦房，作为栖身之地。

那男人姓黄名炳泉，三十来岁，身长而挺拔，稍瘦而有精神，难得听到他那带浙江口音的话语。一对藏在厚眼睑内的眸子，斜视人时射出锐利的眼光，像要把人看透，直看到心里。他除了在菜园里种菜管田外很少露面，仿佛故意回避，不想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他来到漕河泾后，几乎闭门不出。连“十里洋场”的租界都没有去过一次。只有初一、十五，到城隍庙去烧香叩头，而且立即回家。他的妻子黄邹氏见人就笑，一口苏白，和丈夫相处得倒还和睦，也很能干。一天到晚，除了服侍丈夫外，还要料理家务。好在女

① 市舶提举司，即今海关。



儿阿宝从小伶俐懂事，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却是母亲的帮手。出生在苏州的儿子，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1868年12月14日)，今年5岁，面庞圆团的像娘，眼睛凶煞煞像爷。头发稀朗，梳不成辫子，父亲就把他剃成光头，还取笑他是和尚投胎，奶名就叫“小和尚”，正式名字按“金”字辈份叫“阿金”。到了上海后，妻子又生了个女儿，名“招弟”，希望能招来个弟弟，怕“小和尚”命薄养不大。后来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金木”，可惜夭折，招“弟”还是没有“招”牢。黄炳泉求子心切，寻了个妍妇“麻子阿金”，偏偏又生个女儿，于是他将阿金母女一起丢掉。

邻居们对新搬来的黄家总感到不同一般。从黄炳泉的举止、神态、谈吐、表情，以及生活起居和衣服家什，都和四周农民甚至他的姐姐、姐夫也不一样，即使在上海县城里也不多见，大家从他姐姐嘴里探听不到什么，只有背后窃窃私议，猜测黄家有些令人感到神秘的来历。

黄炳泉是有一段非同小可的经历。他是浙江余姚人。在衙门当差，衙门都有“三班”：“快班”、“皂班”和“壮班”。黄炳泉的父亲在余姚衙门“皂班”里当差役。“皂班”分“皂”与“隶”两种，“皂”是执刑的差役，“隶”是站堂、吼道和听杂差使，所以黄父是“皂班”里最不起眼的小脚色。他干了三十多年，官老爷换了十几任，站堂吼道近万次，喉咙也叫哑，来去送文跑断了腿，别人油水捞足，他只得到皂役嘴角流出来的下巴馋涎。熬了30年总算熬出头，新官上任后，调他到“快班”里当“捕快”，带几个新手，可是时来运不来，只当了一年，就生重病。他害怕好不容易到手的差使会被别人抢走，就哀哀上告，要求自己的儿子黄炳泉接替他的位子。

黄炳泉比他父亲机灵、聪明而且生性好动。他读过几年私塾。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官。他看到自己的塾师，当初也是熟读四书，指望当官，结果“三考不中”，又无钱捐官，熬到胡子一大把，只能教几个小猢猻。黄炳泉小时候跟随父亲去衙门。他不喜欢父亲木桩般在公堂上直挺挺呆立一两个时辰，连打板子也轮不到，他受到“快班”里去听捕快们谈“山海经”，如何侦查凶手，如何捉拿案犯。听得他入迷出神，恨不得自己立刻成为捕快。所以，当他成年后，父亲虽然处处托人为他谋事，他总以种种藉口推托，宁可

在家里吃闲饭，一有空就去衙门，或者到茶楼酒肆去接触三教九流，或者熟门熟路地摸遍整个余姚县的街头巷尾，一心想当个自己心羡、别人畏惧的捕快头目。这样混了几年，直到父亲因病告退，自己才得如愿以偿。他进衙门后，先沾父辈的光，再靠众捕头栽培和弟兄们相帮，加上本人努力，不出3年，功绩很多，名气不小，成为余姚衙门“三班”中的小辈英雄。

第四年刚过立春，苏州府出了件大案。有一位富绅家里失窃价值连城的古董。吴县衙门派出捕快四处侦查，毫无结果。知府听说余姚县有个黄炳泉，是破案能手，就特地请到苏州。黄炳泉单人匹马前来报到，虽然地生人不熟，难处很多，可是他要趁此机会一露身手，便跑遍苏州县城，寻觅大小线索，追查可疑行踪，大胆混进匪窝，终于被他一网打尽，水落石出，追回古董，为苏州府立下大功。知府赞赏，百姓鼓掌。最后被留在苏州，在衙门里当捕快头目。

这对黄炳泉来说，无异连升三级。在家乡的父母也因儿子的高升而荣耀，劝儿子在苏州安家立业，早日成婚。在熟人的撮合下，与姓邹的苏州姑娘成亲。次年养下女儿阿宝，过3年又喜得麟儿。黄门有后，大办酒席。

在四年中，黄炳泉为苏州衙门立下不少汗马功劳。难免趾高气昂，得意非凡。不料，因为他破了不少案子，惹怒当地匪盗、歹徒和地头蛇。也由于连连立功，引起同行的妒恨，在官兵匪盗的勾结下，使黄炳泉在查案时左右为难，缉捕时连连失手，新上任的知府一次次责怪，他一天比一天灰心，知道苏州不是自己出生之血地，不可久留。正好那年太平军沿江东下，攻克南京，苏州受到威胁，知府闻风潜逃，树倒猢猻散，黄炳泉身为捕头，难免有罪孽，便领了妻子儿女，携带平时搜刮来的钱财，逃到上海漕河泾姊姊家来避难。

黄炳泉造屋另住后，更引起四周邻居的猜疑，姊姊也因弟弟比自己富裕，却吝啬得不肯多花费一枚铜钱，未免知恩不报。嘴里不说，心里疙瘩，夫妻俩暗暗商量，就以多种菜为由，要收回弟弟造屋的土地。黄炳泉怪姊姊毫无情义，肚里憋一口怨气，宁可把好好一间屋子拆掉，砖瓦三钿不作两钿当垃圾卖掉，也不留下一木一瓦，只把空地原样还给姊姊。从此，两不来



黄金荣少年时在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性格强横，不服管教，常与流氓歹徒结交。后投靠法租界巡捕房，当便衣探员，因与匪盗串通，连连破案而有功，升为督察长。他依仗租界势力，公开贩毒而发财，并广收门徒，扩张势力，成为上海滩不可一世的青帮头子。

去，他全家搬到比漕河泾兴旺十倍还不止的南市张家路去居住。

清朝末年，被称为中国地界的上海南市，划分为二十七个铺。张家路是条大道，从北三铺通过城隍庙到南三铺，黄炳泉搬到南市，就住在南三铺的北张家宅内，属于老城厢圈子里。这一带居民大多是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每天将家里人做成的小商品，包括香烛、玩具、衣服鞋帽、日常用具，以及糖食果品和各式点心等，一清早，挑担的挑担，推车的推车，搬运到城隍庙四周去摆摊，或兜销给城厢内的商店，人口多，百十家挤在一条巷里，热闹而繁杂。其间也住着各行各业的买卖人和江湖谋生者，如测字算命、银钱牙行和货郎脚夫。总之是城隍庙三教九流汇合之处，也是老城厢三百六十行集中之地。

黄炳泉在余姚时，有一个谈得来的捕快，外号“飞脚”，他在黄炳泉去苏州不久，就托人帮忙，到上海县衙门当值堂差役。地位比过去低，好处比过去多。白天上衙门，晚上在张家宅孵安乐窝。因为他吃衙门饭，左右邻居，以及整条张家宅都对他另眼相看。他不用开口，就可以得到不少送上来好处。有事相求的，更是敬酒吃饭，还加白银一袋。有一次，他在城隍庙碰到黄炳泉，知道他已经从苏州府流落上海，而且漕河泾的住处也难保住，“飞脚”看在过去的交情上，胸脯一拍，两肋插刀，非但代黄炳泉在张家宅找到房屋，还推荐他到衙门去当捕快。

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两句话完全“应验”在黄炳泉身上，他父亲要不是衙役，他也不会当捕快；这次没有“飞脚”帮忙，他在上海立不住脚。于是他将漕河泾家的破旧用具，全部扔进浜里，欢欢喜喜搬进张家宅，再拿所有积蓄在城隍庙买进一堂新家时那样，躲躲闪闪，而是以衙门里吃官饭的身份出现，办了三桌酒席，请衙门新同事和左右邻居大吃一顿，风风光光过一天。

在南市这个中国地界吃衙门饭，也好也难。难是难在中国衙门办事，要遵照朝廷定下来的千年皇法，皇法又是对下不对上。于是官官相护、以至坐地分赃，将一场官司办得一塌糊涂。真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皇法又只管南市，管不到“租界”。外国人到南市来无法无天，犯了中国皇



法，逃回租界去，中国衙门不许到租界去抓犯人。住在南市的中国百姓在“租界”做错事，即使逃回南市，也要中国衙门把人作为罪犯逮捕，押去租界审问。这种有油水可捞的官司都被租界抢走。好就好在南市既有不少官绅富商，也是盗匪、恶霸、地痞和流氓聚集之地，为非作歹，偷鸡摸狗，案件不断。贪官们既能与盗匪坐地分赃，也以破案为名，向失窃被盗的富绅人家敲诈。

黄炳泉当捕快多年，资格老，经验足，他知道捕快好似一只在空中盘旋的老鹰，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寻找猎物，又要有一对尖利的爪子，一抓就牢。此外更要善于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摸情况，追线索。可是他在上海地生人不熟，门路不多，关系又少。于是，他在城隍庙附近的三牌楼开一家小茶馆，招徕四方茶客，七嘴八舌，道听途说，流言蜚语，信口开河，都成为他破案的线索。三年下来，茶馆兴隆，衙门也因他有功升为捕快头目。黄炳泉又一次飞黄腾达，可是苏州的往事使他牢记在心。潮水有起伏，山峰有高低。一个人爬山，到达顶峰，如果贪心不足，再要往上爬，势必从山顶上坠落。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何况树大招风，楼高怕震。树欲静而风不止，再坚实的木头也有虫蚁来蛀，被人打倒不如自己躺下，留个全身和名声。于是他适可而止，激流勇退，告老为民，退出衙门。不当差役，一门心思做他的茶馆老板。他雇了一名“堂倌”照顾生意，自己在茶馆里坐镇，与茶客们闲谈。有差役上门向前辈请教，他微笑不答，或故意把话岔开。说是不管闲事，实则是干了一辈子伤阴鹭的事，到老应该修心积德，造福子孙，他每天清早到城隍庙去，求告菩萨城隍老爷保佑儿子“小和尚”阿金将来飞黄腾达。

2. 黄金荣的童年

小和尚阿金自出娘胎，常常无缘无故哭闹，乱发脾气，吵得全家不得安宁。他是黄氏门中唯一的独苗，父亲宠爱、母亲惯纵，成了家庭小朝廷里的太上皇。有一次，吃饭时发脾气，把饭碗摔破后又吓得大哭。他妈怕他受惊，从店堂里捧来一大撮茶碗，让儿子一个个朝地下扔，叮当声响，碗片四溅，逗引儿子趣笑。平时，想啥要啥，父母也要啥给啥，满足他的欲望。五岁那年，宝贝儿子忽然得了天花，黄炳泉在茶客中间打听名医，又到城隍庙玉清宫西厢的温天君菩萨前点香燃烛，叩头许愿。妻子还在城隍老爷的“三巡会”上，穿了红衣红裙，扮成罪人，随着出巡的銮舆游街，为正在患病的儿子赎罪。不知道是名医回春乏术，还是城隍爷不肯显灵，病愈之后，脸上留下了一块麻皮，在他尚称端正的五官之上却点播下令人厌恶的缺点。他母亲肚里烦恼，父亲心神不宁，抱了他到城隍庙豫园内挹翠亭旁，在奎星石上找那个被称为“奇人”的星相家慧道人去看相，求问祸福。慧道人既会相面，又能摸骨，对小脸端详一会，又上上下下摸了一阵，半是奉承半是恫吓地说：“这小囡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头大如斗，嘴能容拳。常言道：‘头大能享福，口阔吃四方’。难得一副福相。只是……”道人蹙着眉，微微摇头，“只是皮肉单薄，加上麻皮破相，以后当多灾多难。如果能养大，倒是后福无穷！”

母亲听到儿子既有福，又有灾，不禁又喜又忧，回家后和丈夫商量：小儿子已经夭折，阿金这条命根子一定要保住。言语之中埋怨丈夫过去不该吃衙门饭，伤了阴鹭；还怪他不该拚一个麻子女人，把麻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害得本有福命的阿金多受灾难；好端端的脸上多了一块麻皮，使人厌



恶，令人寒栗。黄炳泉听了老婆的话，呆头呆脑想了几天，生意也没心思做。

自从城隍庙的“奇人”嫌黄金荣生得皮肉单薄以后，做母亲的绞尽脑汁地给儿子滋补身体。于是，“小和尚”一天三餐，顿顿鱼肉，连粥里也要加上一匙猪油。到了十岁那年，果然长得肥肥胖胖，黝黑滚壮，这才让他进私塾去求学，还特地请人按照“金”字辈分，取了个学名“金荣”，盼着“小和尚”长大了能“黄金满堂”加上“荣宗耀祖”，比他当捕快的父亲更加威风和有后福。

黄金荣戴了顶红球瓜皮帽，穿了件长袍，拖着条小辫子进了猛将堂附近的私塾读书。有时因睡得太熟，母亲不忍叫醒他；有时因吃得过多，装肚子痛而逃学。一个月里有十五天赖学，加上他“心思闲、脚头散”，五年内实际只读了两年书，认得了别人一年就认得的字。他的同学们早已熟读了《论语》、《诗经》，而他还读不通《千字文》和《三字经》。他虽不喜欢读书，对写字却很有兴趣。可能是从父母嘴里经常听到说自己有后福的原故，他最拿手的是写斗大的一个“福”字。握笔，运腕，摹仿老师的姿势和神气，但写出来的字却不成体。正楷一笔一划，草楷乱涂一气。每到年关春节，父亲小茶馆的帐桌旁就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叠裁好的红纸。矮胖的“小和尚”捋起衣袖，悬腕起笔，摇头晃脑在桌上写着一个一个“福”字。每写完一张，他母亲就拿着向茶客兜售一张，嘴里不住地夹着阿谀的笑声喊着：“我家‘小和尚’给各位贵客送‘福’来了！”

老茶客们为了面情，从口袋里摸出一壶茶的钱，买下送上门的吉利口彩。

黄金荣没想到自己胡乱写几个字，居然能变成钱，就一张接着一张，越写越起劲，钱也越赚越多。一天下来，竟发了一笔“小财”。他双手捧着一大把钱，笑得脸上的麻子像一朵朵小花。父母望着小小年纪就能赚钱的儿子，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仿佛已经分享到儿子的后福似的。

从此，黄炳泉上街，常常带儿子同行。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南市最热闹的城隍庙。上海城隍庙本名金山庙。大殿供祀着汉霍光大将军，因他防治华亭谷咸塘风潮有功，人们便建祠纪念，并封其为金山神。内阁供着城隍老爷

和城隍奶奶。乾隆十二年，一场大火，庙殿被毁，由知县重建；道光十六年，再度毁于火，由众商重修，保持原状。庙殿的仪门上有一块古铜色的横匾，上有四个金色大字：“天道福善”。匾下挂着一面半丈长的十三档大算盘，在算盘横档上用硃砂写着四个红字，因年代已久，字迹早已模糊。黄炳泉要儿子踮起脚跟观看。黄金荣眯着眼望了半天，才结结巴巴读出四个字：“不由人算。”

其实黄炳泉早就知道是这四个字，却故意考问儿子：“你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吗？”见儿子摇头，就认真对他解释，“祖上有句老话：‘人有千算，天只一算’。不管啥人，不论做啥事，休想强得过天，天老爷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用。懂吗？”

黄金荣当时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慢慢才明白过来。在以后几十年中，“不由人算”这四个字无形中就成了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原来一切都由命运安排，有福的人能享福，无福之人该吃苦。

二人踏入殿内，只见龕内的神像高约丈余，身披红袍，手执玉笏，瞪目怒视，令人生畏。两旁倚立判官皂隶。黄炳泉点燃了特地从吴家弄毛裕泰买来的泥香蜡烛，向霍大将军匆匆作揖后，又对左右八个皂隶的泥像跪拜不已，还要儿子也随自己连连叩头，少叩一个也不许。

“你知道这八个菩萨的名字吗？”父亲依次指点，“左面四个叫昇钱、房昌、朱明、杨福；右面四个叫王昌、金齐、嘉周、祥陶。他们姓名里都有个吉祥的字，不是福就是昌，不是钱就是金。”

“你都认得他们？”金荣睁大了两眼，好奇地打量着父亲，没想到父亲对这几个菩萨竟如此熟悉。

黄炳泉得意地微微一笑，十分尊敬地望着这些泥神说：“他们也就是我的祖宗。我过去在苏州当捕快时，也和他们一样。你看多神气！多威风！”他出神地望着那几个手拿令牌、手镣和各种刑具的泥塑像；心里又涌起一阵悔意：不该一时失算，失去这个既威风又发财的好差使。嘴里不胜感慨和怨愤地长叹一声：“唉，要不是太平军，我怎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

父子俩说着又来到后殿，也就是城隍庙的正殿。相传城隍老爷名叫秦裕